

文章检索

特别专题

组织机构

专家库

您的位置: [首页](#) >> [论文库](#) >> [青年恋爱、婚姻与家庭研究](#)

上海市社区青少年生存与发展状况分析

李太斌 | 最后更新: 2006-11-30

上海市社区青少年生存与发展 状况分析

李太斌

[内容提要] 近年来,上海社区青少年的数量不断增加,其生存状况有恶化的可能。除去社区青少年自身的素质和能力较低以外,造成这种状况的另一重要原因是社区青少年无法从其社会支持网络中获得足够的支持。社区青少年生存现状给他们的人际交往、家庭关系、心理健康带来了很大负面影响,使社区青少年犯罪的可能性增大。

[关键词] 社区青少年,生存现状,社会支持网络。

近年来,上海市社区青少年(即“失业、失学和失管”青少年)的人数不断增加,其所存在的问题日益增多和复杂。2002年和2005年,共青团上海市委员会和上海市社区青少年事务办公室先后两次对社区青少年的生存与发展状况进行调查。调查表明,2002年上海社区青少年的人数有6万3千多人,2005年有7万5千多人。调查结果还显示,上海社区青少年的受教育程度较低,社会竞争力较弱,且存在社会化程度较低、法律意识淡漠、沉迷于网络甚至犯罪等问题,上海社区青少年的生存与发展状况令人堪忧。

一、社区青少年的界定及其特征

长期以来,社区中一直存在着这样一群青少年:他们没有上学读书,也没有务工经商,处于一种无学可读、无业可就的闲散状态。他们因经常处于闲散状态而被称为闲散青

少年，有时也被称为流浪青少年、不良青少年、问题青少年、社会青年等等。但是，这些称呼往往给人一种习惯性的看法，即认为闲散青少年就是那些不务正业、整天无所事事、专门偷鸡摸狗的人，是不会有出息的社会“渣子”，属于社会的“另册”。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说，“闲散青少年”的称谓本身就具有非常明确的贬义性质。

2002年4月，上海市召开“社区青少年教育管理工作专题会议”，明确提出今后不再使用“闲散青少年”的概念，而改用“社区青少年”，并将社区青少年界定为“16—25周岁，无固定工作和收入、并未进一步就学的青少年”（参见上海社区青少年联席会议办公室编：《上海市社区青少年工作简报》第1期，2002年5月）。目前对“社区青少年”概念的界定和理解主要立足于这次会议，认为“社区青少年”是指具有上海市本市户籍，年龄在16周岁至25周岁之间，没有固定工作、没有就学、缺少监管的青少年。笔者认为，在界定和理解“社区青少年”一词时应该注意到这一概念所具有的描述性含义和结构性含义。

社区青少年的描述性含义是指“社区青少年”一词及其界定所体现出来的对一个特殊青少年群体生存状况的客观描述。具体来讲，社区青少年的描述性含义可分为两个方面来理解：

第一，社区青少年是一个和学校青少年、工作单位青少年相对立的特殊群体。按照青少年目前主要的活动和活动区域，可以将青少年分为三类，即学校青少年、工作单位青少年和社区青少年。学校青少年的主要活动是在学校中接受教育和学习，主要活动区域是学校；工作单位青少年的主要活动是在单位中工作，主要活动区域是工作单位。（教育的方式有很多种。按照接受教育的时间，教育至少有两种方式，即全日制教育和业余教育。在实际工作中，判断一名社区青少年是否“失学”的标准并不在于他目前有没有接受教育，而是在于他目前有没有接受全日制教育。同样，这里所讲的学校是指全日制学校，而不是指一些培训类学校或者成人高校等业余类学校。）相比较于前两个群体而言，社区青少年主要活动区域是社区，他们既没有在学校中接受教育，也没有固定的工作去做。如果说学校青少年可以受到学校的管理和约束，工作单位青少年可以受到工作单位的管理和约束，那么既“失业”又“失学”的社区青少年则缺乏学校和工作单位等正式社会组织的管理和约束，处于“失管”状态之中。（从字面上来看，社区青少年应该受到“社区”的管理和约束。但是，“社区”是一个区域性生活共同体，它更多地强调居住在同一区域中居民之间的人际关系和交往模式，并不是一个正式的社会组织。参见徐永祥：《社区发展论》，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2000年12月版。尽管社区中存在着一些正式的社会组织，比如街道办事处和居委会，但是，在目前社会管理体制下，社区中的正式社会组织缺乏强制管理和约束社区成员行为的手段和措施。）

第二，社区青少年应该处于16岁到25岁之间。之所以将社区青少年的年龄下限界定在16周岁，主要基于两种考虑：其一，按照目前义务教育法的相关规定，16岁以下的青少年应该在学校接受教育；其二，按照目前劳动法规的相关规定，16岁以下的青少年不具备就业的资格，所以也就不存在失业的问题。在上海不断强化贯彻和落实《义务教育法》的情

况下，将年龄下限界定在16周岁也就具有更强的操作性和现实性。之所以将年龄的上限界定在25周岁，则是根据我国理论界的界定和我国政府官方文件的惯例。

社区青少年的结构性含义是指“社区青少年”一词所体现出来的这一特殊青少年群体在整个社会结构中的地位。社区青少年群体处于“失业、失学和失管”的状态意味着社区青少年在整个社会结构中处于较低的地位，是一个社会弱势群体。社区青少年的社会弱势群体地位主要体现在社区青少年的受教育程度、自身经济状况、社会支持状况和社会声望等方面。（相比较于“闲散青少年”、“问题青少年”等概念而言，“社区青少年”的提法更加客观和中性。但是，人们对这一群体的偏见并没有因为称呼的变化而消失。目前，人们仍然对社区青少年持有一些偏见，比如认为社区青少年是一个犯罪率较高的群体，或者易于犯罪的群体；认为社区青少年群体主动寻求解决自身问题的意识比较淡漠等。人们对社区青少年的偏见表明当前社区青少年的社会声望仍然较低，甚至有些人因此而拒绝社会工作者所提供的服务。）

全面地理解和把握社区青少年的含义是开展好社区青少年工作的前提性条件之一。相比较而言，社区青少年的描述性含义是对社区青少年生存状况的客观描述，社区青少年概念的结构性含义则是对社区青少年在社会结构中地位的把握。笔者认为，全面理解社区青少年的含义应该包含上述两个方面。在此，笔者主要对社区青少年的受教育情况与学习意愿、就业与失业情况等基本情况以及他们所获得的社会支持等情况进行了解和分析。

二、上海市社区青少年的基本情况

社区青少年的基本情况主要是指社区青少年群体所具有的人口学意义的特征以及表明社区青少年特殊身份的一些社会特征，具体包括社区青少年的年龄、性别、受教育情况、就业与失业等方面的特征。

1. 社区青少年的年龄、性别构成

社区青少年的年龄主要集中在16周岁至25周岁之间，其中绝大多数在18岁及以上。2002年和2005年两次调查结果均显示，社区青少年的平均年龄分别为21周岁左右。从性别来看，社区青少年中以男性为主（参见表1）。

表1：上海社区青少年的年龄构成

年份	年龄构成				性别构成	
	16-17周 岁	18-21周 岁	22-25周 岁	平均年龄	男性	女性
2002	4.0%	49.5%	46.5%	21.34周 岁	60.7%	39.3%

2005	2.2%	38.0%	59.8%	21.77周 岁	61.95 %	38.05 %
------	------	-------	-------	-------------	------------	------------

2. 社区青少年的受教育情况及其学习意愿

总的来看，社区青少年受教育的情况不是很好，学历教育在高中、中专及以下的社区青少年占总人数的85%以上。调查显示，近年来大专及以上学历社区青少年的比例有所增加，高中生的比例有所减少（参见表2）。这可能是因为近两年上海高校一直扩招，能够进入大学读书的人日益增多。同时，这种变化也表明社会竞争日益加剧，大专毕业生找不到工作的现象日益增多。

表2：上海社区青少年接受学历教育的情况

	初中及以下	高中	中专、职校和技校	大专以上	无回答
2002	31.8%	10.2%	49.6%	8.4%	
2005	31.8%	6.3%	47.1%	14.4%	0.6%

可能是因为感受到社会竞争的日益加剧，大部分社区青少年对自己目前的受教育情况不是很满意，但试图改变目前受教育情况的社区青少年却不是很多。2005年调查显示，88.5%的社区青少年对自己的受教育情况不满意，但仅有19.9%的人想改变自己的受教育情况。尽管如此，仍有40%以上的社区青少年正在接受充电学习。这表明，尽管相当一部分社区青少年继续接受教育的意愿不是很强，但是由于受到家庭的压力或社会的压力，社区青少年还是能够而且的确是在继续接受教育，包括学历教育和技能教育。同时，这也表明，社区青少年并非全部处于真正的“失学”状态，而是处于失去在全日制学校学习的状态。但是，让人担心的是，上海社区青少年对学习的态度并不是很端正，已经有相当一部分人已经学不进去了，还有一些社区青少年认为“学了也没有用”（参见表3）。

表3：上海社区青少年对待学习或培训的态度

	对学习或培训的态度				
	学不进去	学了也没用	没钱学	其他	无回答
人数	280	161	155	195	195

百分比	28.0	16.3	15.7	19.8	20.1
-----	------	------	------	------	------

3. 社区青少年的就业与失业情况

社区青少年的就业与失业情况不容乐观。2005年调查显示，目前仍有33.5%的社区青少年在家休息；社区青少年持续就业的时间比较短，有46.8%的社区青少年持续工作的时间在一年以内；有43.8%的社区青少年失业、失学状态持续时间在一年以上。

造成社区青少年目前就业与失业状况的原因很多，大体上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社区青少年的主观原因，包括社区青少年的工作意愿和态度等。调查显示，目前社区青少年的工作意愿比较理想化，自己对工作的期望值很高，对曾经从事过的工作不是很满意。调查显示，社区青少年最希望从事的职业是公司职员，其次是政府公务员，然后是自由职业者，而愿意从事企业工人的社区青少年仅有3.5%（参见表4）。当问及不再从事原来那份职业的原因时，有24%的社区青少年选择的是“收入太少”，17.2%的社区青少年“嫌工作太累”，只有8%的社区青少年是因为“企业裁员”才失去原来的工作的。另外，和社区青少年的受教育程度相比较，他们对工作月薪的期望稍微有点偏高。调查显示，大部分社区青少年期望中的工作月薪在1200元以上，57.1%的社区青少年期望的工作月薪在1500元以上，甚至有13.6%的社区青少年期望的工作月薪在3000元以上。

表4：社区青少年最希望从事的职业

职业	政 府公 务员	企 业管 理者	企 业工 人	公 司职 员	个 体户	专 业人 员	自 由职 业者	不 清 楚	不 想工 作	其 他	无 回 答	总 计
人数	1 48	8 5	3 5	2 02	7 3	7 3	1 44	1 20	1 2	4 2	5 2	9 86
百分 比	1 5	8 .6	3 .5	2 0.5	7 .4	7 .4	1 4.6	1 2.2	1 .2	4 .3	5 .3	1 00

造成目前社区青少年就业和失业状况的另一原因是客观原因，包括工作单位的变动（比如企业裁员）以及社区青少年素质和社会要求之间的差距等。当问及失业、失学的原因时，有26.5%的社区青少年是因为“单位劳动合同到期”，有13.6%的社区青少年是因为“单位裁员”。工作单位的要求越来越高也是造成社区青少年目前状况的重要原因之一，38.5%的社区青少年感到他们工作难找的原因是“学历低”，24.4%的社区青少年认为是因为他们没有工作经验。

通过上述几个方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当前社区青少年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较低，即使

和同龄人相比较也是如此。社区青少年较低的社会地位具体表现在：第一、社区青少年的受教育程度较低，大部分为高中和中专，而当前上海市新增劳动力人均受教育时间已经超过了13年（参见上海市教育委员会：《2005年上海市教育工作年报》，资料来源：www.shmec.gov.cn）；第二、社区青少年的学习意愿较低，主动性不强；第三、社区青少年处于“失学”和“失业”状态，没有稳定的工作和经济来源，生活状况较差。此外，由于社区青少年的失业和失学状态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他们在适应社会上存在着一定的难度。

三、上海市社区青少年的社会支持网络

社会支持网络主要是由当社会成员面临困难或遇到问题时能够为其提供帮助和服务的社会群体、组织和个人组成。目前，社区青少年的社会支持网络主要由正式社会支持网络和非正式社会支持网络组成，其中正式社会支持网络包括街道劳动职业介绍部门、再就业中心以及工会、共青团、妇联等半行政性群众组织，非正式社会支持网络包括社区青少年的父母及其亲戚、同学、朋友等。

1. 社区青少年的正式社会支持网络

随着上海“两级政府、三级管理”社会管理新体制的建立和完善，上海社会管理的重心逐渐向社区转移，社区（包括街道和居委会）逐渐承担起相应的社会管理职责，也包括对社区青少年的管理、教育和服务。因此，社区青少年的正式社会支持网络主要是由一些街道层面的社会组织构成，包括以开展青少年工作为主要职责的共青团组织。基于社区青少年的“失业”身份以及社区青少年寻找工作的需求，社区中能够为其提供支持的正式社会组织主要是街道的劳动职业介绍部门、再就业中心等组织。工会和妇联等组织也会在各自的业务领域内为社区青少年提供一些社会支持。此外，上海市阳光社区青少年事务中心的社会工作者在其职责范围内也为社区青少年提供一定的服务和支持。

调查显示，当遇到困难时，能够首先想到向其正式社会支持网络寻求帮助在社区青少年并不是很多。比如，当在就业上遇到困难时，能够首先想到向上述正式社会支持网络寻求帮助的社区青少年仅有10%（参见表5）。当遇到其他困难时，也只有1.4%的社区青少年会首先想到向各级工会、共青团组织、妇联组织寻求帮助（表6）。在实际生活中，不管是遇到就业问题，还是遇到其他困难，社区青少年中已经向街道职业介绍部门、劳动力市场以及各级工会、共青团、妇联组织等正式社会支持网络求助过的也不是很多。这一情况表明，社区青少年的正式社会支持网络能够为社区青少年提供的帮助和支持非常有限。

表5：社区青少年遇到就业困难时寻求的帮助

	首先求助的对象	其他求助对象	已经求助过的对象

求助对象	人	百	人	百	人数	百分
	数	分	数	分		
父母	325	33.0	221	22.4	236	23.9
社会工作者	94	9.5	392	39.8	350	35.5
各级工会、共青团、妇联组织	3	0.3	67	6.8	26	2.6
街道劳动职业介绍部门	81	8.2	321	32.6	256	26.0
亲戚	33	3.3	315	31.9	178	18.1
同学、朋友	184	18.7	376	38.1	299	30.3
劳动力、人才市场	97	9.8	257	26.1	201	20.4
再就业中心	15	1.5	168	17.0	67	6.8
其他	15	1.5	19	1.9	27	2.7
无效项	139	14.1	139	14.1	139	14.1
总计	986	100.0	986	100.0	986	100.0

注：“其他求助对象”和“已经求助过的对象”为多项选择，所以总计超过986人。

表6：社区青少年遇到其他困难时寻求的帮助

求助对象	首先求助的对象		其他求助对象		已经求助过的对象	
	人数	百分	人	百	人数	百分

	不好	起	有这个能力	己能力不够	相信他们	了解或找不到	他
人数	75	125	215	183	196	442	47
百分比	7.6	12.7	21.8	18.6	19.9	44.8	4.8

注：本题为多项选择题。

2. 社区青少年的非正式社会支持网络

目前，社区青少年可以得到的帮助主要来自于他们的非正式社会支持网络，包括父母、亲戚、同学、朋友等。和当前社会上对社区青少年的认识有所不同，社区青少年并没有“失去”家庭的“管束”，94%的社区青少年和他们父母之间的关系相处得都比较好，认为父母关心他们。不管是遇到就业问题，还是其他问题，大部分社区青少年都首先会想到寻求父母的帮助，在实际生活中他们也会这样做（参见表5、表6）。因此，父母（家庭）是仍然社区青少年最主要的社会支持来源之一。

朋友和同学也是社区青少年非正式社会支持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调查表明，80%以上的社区青少年都有经常交往的朋友，45.3%的社区青少年经常交往的朋友有三人或三人以上，有70.6%的社区青少年有知心朋友。当他们有困难时，77.9%的社区青少年认为他们的朋友愿意帮忙。当他们遇到就业困难和其他困难时，有相当一部分社区青少年也会首先想到寻求朋友和同学的帮助（参见表5、6）。

由此可见，由家庭（父母）、同学和朋友等构成的非正式社会支持网络成为目前社区青少年获得社会支持的主要来源。但是，家庭、同学和朋友的社会支持能力非常有限，而且容易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调查表明，70%左右社区青少年父母的学历为初中及以下。受其父母学历水平的影响，大部分社区青少年所在家庭的经济状况不是很好，家庭月收入在3000元以下，社区青少年能够从家庭中获得的经济支持也很有限（参见姚强、曹礼平、沈昕：《上海市社区青少年现状及其对策分析》，载香港青年协会、上海市青年联合会主编：《预防犯罪与青年工作——沪港两地的探索与实践》，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2005年12月版，第219-228页）。调查还显示，有相当一部分社区青少年认为，当他们面对失业或者失学问题时，尽管他们的父母很着急，但是他们对此却无能为力，只是唉声叹气；甚至有一部分社区青少年认为他们的父母对他们从来不管不问（参见表8）。

表8：父母对社区青少年失业或失学问题的态度

	很	很	认		只					
	急，托	急，但	为养得	从	要不闻	要	把	经	经	

态度	人想办 法	是没有 办法	起,不 在乎	来不管 我	祸,什 么都没 有关系	我读书 和培训	我关在 家中	常唉声 叹气	常骂我	他
人 数	29 7	22 7	56	58	11 6	29 5	18	89	49	3 2
百 分比	30 .1	23 .0	5. 7	5. 9	11 .8	29 .9	1. 8	9. 0	5. 0	3 .2

注：本题为多项选择题。

社区青少年的同学和朋友都是其同龄人。调查显示，有40.5%的社区青少年的朋友已经工作，有16.8%的社区青少年的朋友还在读书，但是有28.3%的社区青少年的朋友也是社区青少年，处于“失业、失学和失管”之中。青少年本来就是一个弱势群体，其工作的时间较短，工作经验和社会阅历较少，自身的经济状况还需要进一步改善，社会关系网络刚开始组建。基于此，社区青少年的同学和朋友能够为其提供的社会支持非常有限，更何况还有相当一部分社区青少年的同学和朋友没有固定的经济来源。

总之，当社区青少年遇到失业、失学或其他问题时，他们向正式的社会支持网络寻求帮助的意愿较低，而更愿意向非正式的社会支持网络寻求帮助。尽管家庭（父母）、同学和朋友愿意向他们提供帮助和支持，但是由于家庭、同学和朋友能力有限，其所提供的社会支持也就十分有限。在目前社区青少年的非正式社会支持网络提供的社会支持极为有限和社区青少年不愿意向其正式社会支持网络寻求帮助的情况下，社区青少年社会支持网络弱化的趋势也就不可避免。

四、上海市社区青少年生存状况恶化所产生的负面影响

尽管总体上社区青少年的价值观念、社会态度还是积极向上的，而且他们也愿意主动地去解决自己面临的困难和问题，但是由于自身条件的限制和客观因素的制约，单靠他们自身的力量，社区青少年根本无法改变自己目前的生存状况。在目前劳动力市场对劳动者素质和能力的要求不断提高的今天，由于社区青少年的受教育程度较低，自身的素质、能力和工作经验有限，社区青少年找到一份稳定工作的难度在不断提高，其“失业和失学”的时间仍有可能进一步延长。社区青少年社会支持网络的弱化以及社会生活支出和生活成本（参见表9）的提高，则进一步降低了社区青少年解决自身困难和问题的能力。这样，如果不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在上述各种因素的综合影响下，社区青少年的生存状况势必将进一步恶化。而且，社区青少年生存状况的恶化将会进一步对社区青少年的生活方式、心理状况、社会参与情况、价值观念乃至今后的人生发展产生负面影响，并进而影

响到社会稳定和社会秩序。

表9：主要年份上海城市居民家庭人均消费支出（单位：元）

年份	消费支出	食品	衣着	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	医疗保健	交通和通信	教育文化娱乐服务	居住	杂项商品和服务
1990	1937	1095	208	196	11	58	231	90	48
1995	5868	3131	561	637	113	321	508	401	196
2000	8868	3947	567	683	501	759	1287	794	330
2001	9336	4056	577	579	558	958	1422	796	390
2002	10464	4120	613	653	734	1115	1668	1189	372
2003	11040	4102	751	792	603	1259	1834	1280	419
2004	12631	4593	797	780	762	1703	2195	1327	474

资料来源：上海市统计局编，《上海统计年鉴》（2005），www.stats-sh.gov.cn

第一，容易导致社区青少年对网络产生一定的依赖，并进一步影响其人际交往。当社区青少年遇到问题或困难时，他们只能有两种选择，要么靠自己克服困难、解决问题，要么就是逃避问题或困难。社区青少年自身的受教育程度较低以及其家庭情况则表明，失业、失学青少年自身的生存状况较差，自己解决所遇到问题和困难的能力较弱。在社会支持网络不断弱化的情况下，一旦社区青少年单靠自身能力无法解决所遇到的困难和问题时，他们就会选择逃避，并进而去寻求其他形式的精神依赖和情感寄托。当因特网这一新的传媒和沟通方式出现以后，很多遇到问题或困难的青少年把对现实生活的失望转化为对虚拟网络的依赖，沉迷于网络之中，甚至出现网络成瘾，影响到其人际交往状况。调查表明，在过去三个月内，平均每星期上网1天或上网少于1天的社区青少年仅为16.3%，每天都上网的社区青少年为26.7%；社区青少年中平均每天上网时间在6小时以上的达16.2%。

第二，影响到社区青少年的家庭关系和家庭沟通。当社区青少年无法从其家庭中获得足够的经济、情感和社会支持时，这势必会影响到社区青少年对其家长的想法和评价。同时，社区青少年日益沉迷于网络之中，社区青少年同其父母之间交往和沟通的次数将会因此而减少。另外，青少年是一个容易接受新事物的群体，其社会价值观和其家长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差异。这些都将对社区青少年的家庭关系和家庭沟通情况产生负面影响，使得社区青少年的家庭关系进一步紧张，家庭沟通进一步减少。笔者在黄浦区进行督导时就曾发现，有相当多的社区青少年家庭中存在着家庭关系紧张和家庭沟通不良的问题。

第三，对社区青少年的心理健康产生负面影响。目前，社区青少年的心理健康状况总体上来看不是很理想，甚至较差，主要表现在：（1）社区青少年的自我评价较低，主要体现在社区青少年中有相当一部分人缺乏自信，存在着胆怯、自卑等心理，甚至出现自暴自弃、自轻自贱等情况；（2）社区青少年的独立意识较差，主要体现在社区青少年的独立性及其对父母的依赖性程度。调查表明，社区青少年在面临就业以及其他方面的困难时对父母有较强的依赖性；（3）社区青少年对他人持有更为功利和实用的态度，这主要体现在社区青少年渴望别人的支持和帮助但又不愿向别人伸出援助之手的矛盾自私心理，以及交友时更为依赖的心理特征；（4）社区青少年的社会态度比较消极，主要体现在社区青少年的生活较被动，对挫折的归因多为运气不好，对社会的消极评价更多以及社会心理适应能力较弱等方面。此外，有相当一部分社区青少年中存在着比较严重的一些心理问题，比如敌意、妄想、焦虑、强迫和抑郁等（参见姚强、曹礼平、沈昕：《上海市社区青少年现状及其对策分析》，载香港青年协会、上海市青年联合会主编：《预防犯罪与青年工作——沪港两地的探索与实践》，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2005年12月版，第219-228页）。

社区青少年之所以会出现上述心理健康问题，与社区青少年的自身素质、他们所面临的或者说他们所经历过的失业、失学的坎坷与挫折以及他们从家庭、社会中所获得的支持与帮助有着直接的关联。社区青少年的自身素质及其失业、失学等状况直接影响着社区青少年自我意识的形成，包括其自信心和独立性等，较低的自身素质就意味着社区青少年的自信心较弱，独立性较差，使社区青少年形成不良的自我意识；社区青少年不能从家庭和社会中得到他们所需要的帮助和支持，再加上他们的自身素质不高和自信心不强以及社会对社区青少年的消极评价等因素的影响，则容易导致社区青少年对他人和社会产生敌对和防备等情绪，甚至会引发偏激行为和反社会人格。

第四，使得社区青少年犯罪的可能性增大。和同龄人相比较，社区青少年的受教育程度较低，生存状况较差，其自我发展的能力较低；同时，社区青少年面临的问题更多、更复杂，也更难解决。当社区青少年通过合法的途径与方式不能解决他们所面临的问题时，如果缺乏对青少年的正确引导或者存在着一些对青少年有负面影响的因素（比如不良同辈群体的影响）时，他们就有可能选择非法的解决问题的途径与方式，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

上海市青少年犯罪率呈现出上升趋势，出现智能化、低龄化和集团化的倾向。当前，上海市16周岁至18周岁年龄段的青少年发案率有上升趋势，且多发生在盗窃、抢劫、杀人、强奸等恶性案件中，并出现智能化和集团化的趋势。在上海2.6万名吸毒者中，滥用冰毒、K粉、摇头丸、快乐小丸子等新型毒品的青少年占70.9%，存在着逐渐沉沦为行为失范、影响社会稳定的高危人群的可能（共青团上海市委员会、上海零点市场调查公司：《2002上海社区青少年状况调查》，2002年9月）。

社区青少年群体中所发生的变化和存在的问题给青少年的成长和发展带来相当大的负面影响，甚至直接影响到整个社会的稳定和未来的发展。所以，社区青少年这一特殊的青少年群体逐渐引起党、政府和社会的高度关注。在此背景下，积极探索有效解决社区青少年中存在问题的新举措和新方法就被提到了工作日程，上海市开始尝试通过引入社会工作的专业工作理念和工作技巧来为社区青少年提供有针对性的专业服务，完善社区青少年的社会支持网络，改善社区青少年生存与发展的社会环境，以推动社区青少年的健康发展。

李太斌：上海青年管理干部学院社会工作系副主任，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

通讯地址：上海市西江湾路574号上海青年管理干部学院社会工作系

邮政编码：200083

电子信箱：litaibin@sina.com

责任编辑：木新月、路得

[\[返回首页\]](#)[\[关闭窗口\]](#)



版权所有 京ICP备05031004号

地址：北京市西三环北路25号 邮编：100089

编辑部：86-10-88422055 电子信箱：louke11@yahoo.com.cn

